

## 今日青岛 · 回澜阁

## 书架

□沁冰

朋友在网上做了一份关于读书的点名答题,我看完之后多次试图自己答一份,却发现根本答不了,可见是太久没读书了。刚在新浪看《蜗居》,看到海藻去宋秘书办公室等他散会那段,想起了一些关于书架的回忆。

高二的时候有一节政治课换了教室,不知道为什么连全班同学的座位都换了个乱七八糟。恰好跟当时有点小小小小恋爱萌芽的男生坐左右,俩人聊聊天聊到看书。从小都是《读者》的忠实读者,好像谈到了《读者》上男生带女朋友第一次回家可以从她的表现看出人品。我告诉他:“我每次去别人家,肯定都是看人家书架。”他垂首沉思:“我们家的书架……”然后一脸无辜地看着我:“是我爸亲手做的。”我大笑,他还一本正经地补充,跟做广告似的:“那木板儿可结实了,钉子砸的也瓷实。”

同样是高中,小姨带我回

家住。小姨和小姨夫是所有亲戚里最有钱的,家里随便什么在我看来都十分开眼,比如第一次知道欧莱雅可以用来给狗洗澡,以至于每次看到“你值得拥有”都很难提起敬意。只在第一次参观时才进过小姨夫的书房,平生首次见到谁的书柜里有那么多英文原版书,惊鸿一瞥就出来了。躺在客房的床上,我彻夜难眠,一直在斗争要不要溜进去细细地看一遍到底满柜子的书都什么是什么,只看书名就行。但书房毕竟是办公的地方,肯定到处都有跟小姨夫的工作和私人生活有关的内容,也许还有万宝龙一类昂贵名品,万一惊醒了人家夫妻俩,起来一看我在书房重地东翻西刨,我就被夭折了。无奈之下,只好把客用卫生间里所有时尚杂志看了一遍,以我一目百行的阅读速度。上大学后听说有男生第一次坐飞机,向空姐要求把所有酒水饮料轮流喝了一遍,竟然还不伦不类地想

起了自己那一晚的辗转反侧。

上大学以后,跟完美的文妈妈成为了忘年交。每次去她家吃饭,话题都离不开文学。文叔叔说,文革期间三班倒,每天总轮出个上午或下午休息,他从来没有闲着过,永远都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皓首穷经,女儿去美国上学,他还买了本《许三观卖血记》当饯行礼物送她。文家和我家一个习惯,到处都摆满了书,所以我再也不用惦记半夜潜入书房。据文妈妈说,不管搬几次家,只要是书,从来不扔。我习惯晚睡,每次他们一家三口都睡了,我还挨个客厅漂移着找书看。去年四月去上海住在文家,花了一夜读了两本红学书,一本是冯其庸的,另一本是周汝昌的。次日中午起来告诉了她们,文叔叔不太相信,教导我读书不要囫圇吞枣,不能只有速度没有质量,我还很得意地说嘿嘿您放心吧我从来是高速不耽误吸收。文叔叔告



诉我,有一次他出差,被东航困在飞机里几个小时都不起飞也不通知,满机舱怨声载道,火药味儿十足。文叔叔打电话通知对方自己飞机晚点,说:“好在我手里有一本冯其庸,等这飞机到了上海——嘿!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位红学家。”身边笑倒一片。

去年夏天,去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家。对方谈吐不俗,风度翩翩,家里也简洁明亮,优雅大气,唯一让我意外的是书架很小,也没有几本书,还都是些在我看来根本不叫书的商业资料。尽管知道是新租一个礼拜上班用的房子,我还是明

确表达了我的惊讶和疑虑——像你这样一个人,书架怎么可能只是这样而已。他告诉我,他自己家里四面墙都是书架,面面俱到地摆满了书,每次他回家都要小心翼翼地开锁推门,以免背面的书掉落。每当他轻轻地关上门,就置身于四面书墙的包围之中。像开花一样,我心里开出一间小小的房子,我轻轻地走进,一面五彩缤纷的书架在我眼前升起,越升越高,一直升到墙顶,我仰望望着这面彩色的墙,轻轻地,在房间里旋转,一面又一面彩色的书墙升起来,像一片又一片的花瓣,轻轻地围绕着我。

## 该如何舍得?

□柒柒

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根据想要的分配要割舍的比例,为了最终的心头之好,放弃那些飘渺的诱惑。能舍能得,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超脱。

来上海之前,先订好了一套房子,看照片,满意。可仅仅两天以后,这间屋已经花落别家。我撇撇嘴,一个鬼脸,也许无缘。朋友邀请我住在她家里,她也正急于找一个室友,熟悉的总比好过陌生的某个芸芸众生。感情难却,我说,要么一起。可是当我真正踏进她的家门,眩晕,两室一厅,只有两间卧室有向东的玻璃窗,其它房间全部都是暗间。没有窗的客厅,没有窗的厨房,没有窗的洗手间。“走进一间房,四面都是墙”,如此的环境,竟然平添了我另一种牢狱的心情,困住还是困住。尤其当朋友夸耀这件屋是多么不错,地段啦,环境啦,面积啦,以及房东的折扣啦等等等等是那么的满足和陶醉,最后她补了一句,要在这里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容易的,这也算是我在上海住的不错的房子了。

一阵心酸,我为之决绝的房子,在她眼里竟然是如获至宝,偌大的上海该是怎样一个让人憔悴的地方。一室房,是难租到的,因为它可以一对情侣甚至是几位朋友,这样房租就显没那么多捉肘见寸,大家挤呀挤呀,渐渐把并不怎么相爱的情侣挤成并不怎么相爱的夫妻,因为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最舒展的运动是制造孩子;还有把朋友挤成陌路,各奔东西,因为没有犄角勾兑去盛放你的隐私,你是这样纠结的焦躁,没有耐性体谅和你同样焦躁的室友,各藏埋怨,分崩离析。所以一个人能租一室一厅的,是富裕;两个人租两室一厅的,是经济加理智。我的朋友是理智的,只是她的前室友马上就要披上婚纱,而她在经济和理智里只能再找一个室友,共同分担着这个蜗牛壳子。

朋友在这个城市,薪水不

算低,但她却永远都存不下钱,月光一族,银行账户里总是负债。小时候老师总是说负负得正,长大了才知道,负负得正的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平民的账户里负就是负,是怎样也不可能拨乱反正的。如此道理,她说她只能住这里,和公司的距离省了交通的费用,不过区区的二三百块,却仍然算的十分的明白。

她鄙夷我的不切实际,告诫我的小心想法是初来乍到的不明事理。我喜欢的房间味道,是不现实的理想,房子只会越找越烂,最终屈从于无奈。她对我说,她刚来的时候,是和一女生合租了一间10平米的屋子,拿每个月到手不足2000的薪水,就这样薪水的一半都要填到房租里,苦哈哈的掰着指头算日子。辛劳的干了一年,仍然还是被这个城市摔在了门外,打包回家的时候,她满溢着不服气。说到这里,她是有些豪气的,因为现在她可以租1600百块的屋子,毕竟不同了。可是我放眼这里,只是这里,难道这已经是奋斗后的美丽?这个城市正在已极为残酷的手段巧取豪夺我们如花的年纪。

赚钱赚钱,谋生谋生。赚钱是功利的,谋生是必须的。把功利心变为人性的必需品,男人自私,女人自利。我很少听到同学嘴里说爱情,她把更多的心思用来升职。也许“我爱你”在这里是轻贱的,如果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你用什么来成全爱情?在爱人不名一文的时候,你是袖手旁观还是全力周济?如果你也贫苦,他也穷困,这样的爱情何其无力。无怪乎,这里稍有姿色的女孩儿都想着法子向上爬,她们的父母询问的时候是,找男朋友啦?是老外还是小开啊?现实,落在每个女人的眼睛里。揉碎了眼泪,嚼磨着牙根,和小商小贩论斤夺两,和公婆小叔寸土必争之余就不得不恨恨的告诫女儿,干的好不如嫁的好的道理。年纪轻轻的

女孩子们从懂事起就精明的通晓,亏是不能吃的,舍掉的年轻和美貌一定要换来男人袋袋里的钞票。

我不是鄙夷,只是心酸,不是她们错了,是这个城市总在逼迫。不要以为上海户口是老资格,他们一样住在仅仅20几平米的老公房里,老少三代吃穿拉撒讨生活。不怪他们脾气差,市井,狭隘,斤斤计较,都不是生活的无奈而已。居住的促狭,带来心底的压抑。我体谅,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也将会由一颗珍珠磨成泛黄的眼睛,过着浑浑噩噩的不成器的生活。

害怕,于是我终于还是说,对不起,我想我不可以住在这里……



## 遗传健康

□王纪民

父母因为生病的缘故,不到80岁先后去世。为此,我总是感觉勤俭的父母过于亏欠自己。父母健在的时候,每次探望他们,十次有九次总是发现他们在吃饭的问题上过于“小气”。

父母习惯于做一次饭菜吃上几顿。所以我们不上门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是热着应付着吃剩饭菜。而我们上门做出一桌子的饭菜,他们又可以对付着吃一个星期。我都不知道说过父母多少次“你们不是经济问题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为什么总是难为自己?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有为我们积攒钱的思想。”父亲和母亲总是一笑了之。

如今,父亲和母亲不在了。想起他们在世时在“吃”的问题上采取的勤俭作风,我就有隐隐作痛的感觉。在吃的健康的问题上,父亲和母亲给我们上了一堂沉重的课。在我们认真思考“人老要有病”究竟如何主动预防的问题上,我以为在吃的方面,作为父母的不要习惯于“做一次饭菜吃上几顿”,而应该根据自己的口味,少做、勤做、只做当顿饭菜。作为儿女的应该坚决改变父母的这种“过日子”吃剩饭菜的习惯。

当然,健康的因素很多,最关键的应该是心情开朗,不要为无奈的事情所苦恼。特别是在一些生活习惯上,要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如今,儿子现在也开始对我们进行健康习惯的教育。只要对的,我们夫妻就执行。

受传统的影响,我们这些当父母的都有主动和被动为子女留物质遗产的打算,很少听说有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保持健康情绪、旨在为子女遗传健康基因。我当年对父母说过“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有为我们积攒钱的思想。”如今儿子也受到影响。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把健康问题处理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有攒钱的思想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关于健康,以前科学家总认为,只有祖先的先天遗传,才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中途不会改变,但是,近日,我读了一本书知道,台湾中央大学系统生物资讯研究所助理教授王崇孙发现,任何后天的健康因子,都会透过“DNA列甲基化”的模式,传给下一代。就是说,如果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不好基因就会传给下一代。所以,遗传健康比遗传财产更重要!

又有专家学者说“父亲和母亲”的健康遗传主要是来自母亲而非父亲。那些“有的是钱”的人应该知道“健康是买不来的”。当然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应该相辅相成啊!其实,说到这里,我们这些当然的父母就应该明了,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确实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这样,动力也许会发自内心。